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江西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南散矣有議議天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

嘉靖

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衣袋馬光奉勅編集魏紀四起重光大淵獻盡開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大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諸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武陵太守衛旌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濬而召旌還免官衛温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

通鑑卷七十一
一
宜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無
功誅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
平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
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
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自十月
不雨至于是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
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郤懿
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
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
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邀亮亮破之

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
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
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
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
竒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
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
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柰
天下笑何懿疾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
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
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

通鑑卷七十一
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
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
右鄰而卒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黃初以
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皆不敢相
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
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伏惟陛
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
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爲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

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
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
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
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
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
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
刃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

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
紱駙馬奉車趣行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
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
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
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
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
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
葵藿之傾葉大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
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
聞又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於同憂
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欲陛
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也詔報曰蓋
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䟽畧本無
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
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䟽曰昔漢文發代
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
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

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

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優文荅報而已八月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

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
如先帝令 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
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
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
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
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
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
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
豐爲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勦力
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

終始可保何圖中垂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
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
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卿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但不當犯之
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
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 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
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
之布遣人告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布
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
爲凌詐書報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

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凌允之兄子也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旣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午博

平敬侯華歆卒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吳主因自陳乂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 帝愛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後襲爵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

通鑑卷七十一
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爲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

酉行東巡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遠

東從公孫淵求馬初虞翻性踈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爲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旣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五月皇子殷卒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通鑑卷七十一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
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
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
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
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
歲選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
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
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豫以吳使
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岸當赴成
山成山無歲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賀等還至

成山遇風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思虞翻
之言乃召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 十一月
庚寅陳思王植卒 十二月帝還許昌宮 侍中劉
曄爲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
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
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
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
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
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
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

通鑑卷七十一
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
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
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
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
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
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
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
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
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嘗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
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口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

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傅子曰巧詐不
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
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
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曄嘗譖尚
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
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果解
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摛羣臣細過以
求媚於上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
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
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志意懇惻

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後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

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以至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爲大臣爲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

通鑑卷七十一
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
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
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
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下
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
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
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
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
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
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
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
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
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
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
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作迎客出入之
制以惡吏守寺門斯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
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
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
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
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

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迂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恕畿之子也帝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

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救之蒲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遜是時吳人歲有來計蒲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

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畧無限必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觀龍改元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

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能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劔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執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

通鑑卷之三十三
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洛陽宮鞠室災 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陞比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已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高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

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洛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與軻比能合寇邊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將其部衆來降步度根尋爲軻比能所殺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

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
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
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
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
者不懷細而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
征必致闕關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
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
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
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
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

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徃必禽
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
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
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
一也加又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
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
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
冰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此患
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
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

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閒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爲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念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

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了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送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

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
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吳
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
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
至襄平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
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玄菟在遼
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
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日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
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

同心林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耻然後伏死足以
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
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郡中張
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彊皆踰城得走
時羣病疽瘡著鄒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
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
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
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
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彊使前德獨留守
羣採菜果食之旦彊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

通鑑卷七十三
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給言有賜爲遼東所劫奪位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鷓雞皮十具旦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蒲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蜀庾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璋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冑斬之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

已酉大赦

夏四月大疫

崇華殿災

諸葛亮至

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入居巢

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蒲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

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執騎到合肥，䟽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遯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援，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龍舟東征，蒲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遯。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閣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

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執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壬申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 辛巳帝還許昌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

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

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
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
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
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是月亮卒
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
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
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
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
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

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
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
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
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
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
有如火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
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
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
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所
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

通鑑卷七十一
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埽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徃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史稀更軍事必不

違命也禕出門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行數

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比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舉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枉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

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蜀人所在求爲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祀漢主從之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尋

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執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禮之亞於鄧芝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

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爲丹陽地執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蠶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 冬十一月洛陽地震 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佰戶錫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魏紀五

起旃蒙單閼盡彊國大荒落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是

太后以憂殂 漢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有大功宜

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狃狹意在蔣琬

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

通鑑卷七十三
烈帝爲尚書琬時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爲大

將軍錄尚書事費禕代琬爲尚書令 帝好土功旣

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

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

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旣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

聞是時獵瀆巖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訾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未濟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比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

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徃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灋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荅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

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凜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誠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荅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凜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中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

通鑑卷七十三

水之喻息犇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灑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君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丞郡孫禮固

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析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

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蕙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爲子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丁巳帝還洛陽

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

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戰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

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福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

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
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
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
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
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
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
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
寧使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
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
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

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
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
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
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
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
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中山恭王衮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亟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
爲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者也兄弟有
不良之行當造鄰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

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
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
故當掩覆之冬十月己酉袞卒 十一月丁酉帝行
如許昌 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
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
請服邊陲遂安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
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
璜玦八卦列宿字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
天下以爲嘉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鉅鹿張旃旃密
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旣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
從之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
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帝使人以馬易珠
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
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四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 三月吳張昭卒年

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夏四月漢主至湔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

武都氐王符健請降於漢其弟不從將四百人來降五

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 冬十月己卯帝還洛陽

宮 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䟽

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

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劾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荅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

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乙未帝
行如許昌 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
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兒子曰默
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
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
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
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
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
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
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
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若
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
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高堂隆以爲
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
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爲正夏
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更命太和歷曰景
初歷 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
京都地震 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左僕射衛臻
爲司空 有司奏以武皇帝爲魏太祖文皇帝爲魏高

通鑑卷七十三
祖帝爲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秋七月丁卯東鄉貞

公陳矯卒 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荆州刺史母丘儉爲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

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漢張后殂 九月冀兗徐豫大水 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毛后愛弛帝游後園曲宴極樂郭夫人請延皇后帝弗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后死然猶加謚曰悼癸丑葬愍陵遷其弟曾爲散騎常侍 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

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爲內應吳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旣至事露吳軍還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

舊穀旣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是歲徙長安鍾簏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

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阪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上而

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旣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

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
非冷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
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
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
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
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
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
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
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
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國

無終年之蓄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
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
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
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
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
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
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
有廢是奪其命矣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
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
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

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較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大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

通鑑卷七十三
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掖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内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

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欸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爲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内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峙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誅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

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灋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灋邵作都官考

課灋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灋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灋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灋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灋若

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
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綴京房之本
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
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
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
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
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灋灋具施
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
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
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

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明
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
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
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
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執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
雖仲尼爲課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司
空掾北地傳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
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
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
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臣光曰
爲治之要

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
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溥殺考之於功狀則巧詐
橫生而真偽相肩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
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
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爲曲
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
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爲人上者
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
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爲善治經
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冤抑斯爲
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
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
敵人畏服斯爲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
謀於人而決之在已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
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求不可以書
傳也安得豫爲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
能而任職踈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
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
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鮮復
爲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或曰

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
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
然也凡爲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
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
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爲人君者亦
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
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
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
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鯨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
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
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同
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
不得其本而犇趨其末故也

軍蔣濟遺臻書曰漢主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
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
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

之舉開拔竒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人
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馮翊李豐嘗以
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
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
言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魏紀六

起著雍敦牂盡旃蒙赤奮若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
討遼東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
里征伐雖云用竒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
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
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
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
割棄此旣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又必先

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
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
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銜
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
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
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
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
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
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
之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

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
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
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
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
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
掩襲未可測也 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為司徒
者毓薦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
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
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韓暨為司徒 漢
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貴人子璿為皇太

子瑤爲安定王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
性好尚於祕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
占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
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
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旣不得妄有施爲
智調藏於曾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
也光知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
今天下未定知意爲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彊致也儲
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
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

正儉之孫也

吳人鑄當千六錢

夏四月庚子南

鄉恭侯韓暨卒

庚戌大赦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

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
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
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
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
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行等恐引兵
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
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
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

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
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
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
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
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
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
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
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
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
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

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
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
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
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
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
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肅請解圍
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
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
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

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旣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時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

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九月吳改元赤烏 吳步夫人卒初吳主爲討虜將軍在吳娶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母養之徐氏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徐氏留處吳而臨淮步夫人寵冠後庭吳

主欲立爲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會步氏卒羣臣奏追贈皇后印綬徐氏竟廢卒於吳吳主使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皆畏之側目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吳主怒收嘉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

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之嘉亦得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黃門侍郎謝朮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朮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荅朮曰得無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今日代之也朮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

通鑑卷之四
六
雍陸遜潘濬志在竭誠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
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
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殿最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
豈敢欺負所天乎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
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
哀其無辜厚棺殮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
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日典軍吏
劉助覺言王遂所取吳主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
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丞相雍至廷尉斷獄壹
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

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
壹雍責敘曰官有正灋何至於此有司奏壹大辟或
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吳主以訪中書令會稽闕
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吳主從之壹既伏
誅吳主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
損益禮還復有詔責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
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咨以時事當
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
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
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之悵然深自刻怪何者

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
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
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
髮有二色以爲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是用相保
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
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
水將誰與易齊相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
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
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相良
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 冬十一月壬午以司

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 十二月

蔣琬出屯漢中 乙丑帝不豫 辛巳立郭夫人爲

皇后 初太祖爲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

爲祕書郎文帝即位更名祕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

爲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

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

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

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

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

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

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

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

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又典機任獻肇心
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义矣其能
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
辭帝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
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
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
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
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旣而中變敕停前命
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
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强作之遂齎出大言曰

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
以曹爽爲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爲大
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
齎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
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
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
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
所復恨矣乃詔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
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

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爲皇太子帝尋殂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簡功能屏絕浮僞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畧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

中加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二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

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執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畢軌又枉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 三月以征東將軍浦

寵為太尉 夏四月吳督軍使者羊銜擊遼東守將俘人民而去 漢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犍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秋七月帝始親

臨朝 八月大赦 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王事與濬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 十二月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攻零陵桂陽搖動交州諸郡眾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吳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岱復還武昌 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有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爲之請吳主曰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醜淫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吳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十二月詔復以建寅之月爲正

邵陵厲公上

正始元年春旱 越雋蠻夷數叛漢殺太守是後太

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漢主以巴西張嶷爲越雋太守嶷招慰新附誅討疆猾蠻夷畏服郡界悉平復還舊治冬吳饑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泣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執必分離犄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或曰賊盛不可追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五月吳太子登卒 吳兵猶在荊州太傅懿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

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獲而還閏月吳大將軍諸葛瑾卒瑾長子恪先已封侯吳主以恪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漢人咸以爲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主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漢主從之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

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管寧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三年春正月漢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住涪吳主立其子和爲太子大赦三月昌邑景侯滿寵卒歎

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詵爲太尉吳主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耳珠崖八月吳主封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傳上疏諫曰臣竊以爲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吳諸葛恪襲六安掩其人而民而去夏四月立皇后甄氏大赦后文昭皇后兄

儼之孫也 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漢蔣琬
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爲前監軍
鎮北大將軍督漢中 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
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吳丞相顧雍卒 吳諸葛恪
遠遣諜人觀相徑要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欲
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 步騭朱然各上疏於
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
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
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
復疑宜爲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

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
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
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
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 征東將軍都
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屯
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
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
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
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
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

之灋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執然也

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爲之

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相靈閣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閭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以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

通鑑卷之七十四
患矣。罔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五年春正月，吳主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玄，大將軍爽之姑子也。玄辟李勝爲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玄自駱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護以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白，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漢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大將

軍樂兵拒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

通鑑卷之十四
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執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秋八月秦王詢卒 冬十二月安陽孝侯崔林卒 是歲漢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漢主乃以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輒小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

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教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春正月以票騎將軍趙儼爲司空 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

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爲
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
意交結嘗持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
解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
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
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
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
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
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
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

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
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
騎將軍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
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
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
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
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
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
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
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

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
書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
不悅大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
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
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
之計論諸侯之執以爲執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執
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
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執輕也昔漢
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
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疏之戒帝旣悅懌夫人

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
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譚弟承及張休皆
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譚承休於吳主吳主徙
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
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
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
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
代領遜衆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
抗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 夏六月都鄉穆侯
趙儼卒 秋七月吳將軍馬茂謀殺吳主及大臣以

應魏事泄并黨與皆族誅 八月以太常高柔爲司
空 漢甘太后殂 吳主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
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
作邨閣 冬十一月漢大司馬琬卒 十二月漢費
禕至漢中行圍守 漢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
爲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
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
色規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
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汝南陳祗代允爲
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爲賢越
次而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
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陳祗有寵而漢主追怨董允
日深謂爲自輕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

書